

The
13th
Gift

唯有真挚的善意，
才能修复破碎的心灵。

第十三个礼物

[美] 乔安妮·胡伊斯特·史密斯 著
朱亚光 译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第十三个礼物

DI SHI SAN GE LI WU

[美] 乔安妮·胡伊斯特·史密斯 著

朱亚光 译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第十三个礼物 / (美) 乔安妮·胡伊斯特·史密斯著;
朱亚光译. —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7.7
ISBN 978-7-5500-2305-5

I. ①第… II. ①乔… ②朱…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57100 号

江西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14-2017-0365

The 13th Gift by Joanne Huist Smith

Copyright © 2014 by Joanne Smith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Foundry Literary + Media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Copyright © 2017 by Beijing White Horse Time Culture Development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出版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址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 898 号博能中心一期 A 座 20 楼 邮编: 330038
电话 0791-86895108 (发行热线) 0791-86894790 (编辑热线)
网址 <http://www.bhzw.com>
E-mail bhzw0791@163.com

书 名 第十三个礼物
作 者 [美] 乔安妮·胡伊斯特·史密斯
译 者 朱亚光
出版人 姚雪雪
出品人 李国靖
特约监制 何亚娟 王 瑜
责任编辑 安娜娜
特约策划 高 蕙
特约编辑 刘洁丽
版权支持 韩东芳 程 麒
封面设计 陈 飞
封面绘图 付 璐
版式设计 王雨晨
内文绘图 马晓羽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8.5
字 数 174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00-2305-5
定 价 39.80 元

赣版权登字: 05-2017-25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 * *

亲爱的读者们：

当我还是个小学生的時候，我在校合唱团学会了《圣诞节的十二天》这首圣诞歌曲。那时，我仍对这个不可思议的节日充满了好奇与幻想，有一种美梦成真的感觉。我曾经认为，歌词里写的鹧鸪鸟和梨树、手舞足蹈的女人和蹦蹦跳跳的君王十分滑稽。然而，当时的我并不知道，通往幸福的钥匙恰恰就藏在这首孩子气的歌谣的字里行间。

我曾经拼尽全力去抓住“五枚金戒指”——我的丈夫、三个健康的孩子和一个温馨的家。可我的丈夫却在一九九九年圣诞节前的一天夜里去世，我这才明白，我的金戒指原来似玻璃般脆弱。

我们深受打击。

在接下来的节日里，我没有找到一丝欢乐与慰藉，与我相伴的只有回忆，而这回忆却像心爱的圣诞彩球被打碎了一般，一片片扎在我



MERRY CHRISTMAS

的心上。

我停止了歌唱，连呼吸都变得疼痛不已。我原本想让圣诞节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但是后来发生了一件不同寻常的事情。

从圣诞节前的第十三天起，我们家开始陆续收到各种各样的节日小礼物，通常还附上一张卡片，卡片上写着几句改编过的那首圣诞歌歌词。每一张的署名也都很简单：你们的真心朋友。起初，我很抗拒让这种圣诞气息闯入我的悲伤情绪中。可是，随着礼物一个接着一个地出现，我冰封的心也渐渐开始融化。那些礼物不仅给我的孩子们带来了欢笑，也让我们敞开心扉。我们试图找出那些送礼物的神秘人，因为是他们帮我们找回了久违的温情。





第一章

圣诞节的第一天



十二月十三日的清晨，我的女儿梅根用力地扯了扯我的睡衣。

“妈妈，我们赶不上校车了。”

我还没完全睡醒，整个人看起来浑浑噩噩的。双脚还没来得及下地，我便开始大声地指挥我的孩子们。

“快洗脸！穿好衣服！然后吃早餐，厨房里有香蕉和格拉诺拉燕麦卷。我去把车预热了。十分钟后我们必须出发！”

梅根一听到指示便赶紧跑开了，而我得去叫她那两个不太配合的哥哥。

直到我听见孩子们的卧室里都有动静时，我这才花了两分钟的时间匆忙洗了个澡，胡乱地化好妆，然后把爽身粉拍到头发上，好让它变得更加蓬松一些。今天要穿的深色西装外套就挂在浴室

门后。镜子里的那个人看起来毫无魅力可言，不过至少我通红的双眼和身上皱巴巴的衣服显得很搭调。

“我看谁敢说三道四的。”我指着镜子里的倒影说。

我先检查我的三位小史密斯——梅根（十岁）、尼克（十二岁）和本杰明（十七岁）是否准备好了，随即从手提包里掏出车钥匙，然后把四件外套扔在了长沙发上。

“还剩两分钟。”我大声喊，“全都给我出门。”

我一边打开大门，一边喃喃地祈祷外面会有哪怕一缕微弱的阳光。可事与愿违，在距离圣诞节不到两周的今天，迎接我们的是俄亥俄州^①贝尔布鲁克典型的气候：阴郁、潮湿且寒冷。一直以来，我们之所以没有搬家，完全是因为代顿^②南郊那些热心肠的人们——我们的邻里街坊。可是今年的十二月，我感受到的却只有阵阵寒意。

当我匆匆忙忙地赶去预热车的时候，我差点打翻一盆摆在我家门口的圣诞花^③。在门廊灯的照射下，落在那盆花外面的礼品包装纸上的雨水变得熠熠生辉。

“这是什么呀？”

梅根从我身后探出头，一下子变得兴高采烈起来。

“它可真漂亮！”

我的梅儿就是这样：即使在我们经历了这么多事情之后，她也永远充满希望。我真希望我能多像她一点，不过话说回来，我

① 位于美国中东部，是五大湖地区的组成部分，因俄亥俄河而得名。1899年2月，美国曾遭受过一次特大暴风雪的袭击，导致该州出现-39.4℃的史上最低气温。

② 俄亥俄州西南部城市，溯大迈阿密河畔。

③ 即一品红。

已经不是十岁的孩子了。

“是的，确实很漂亮。你的哥哥们呢？去喊他们。”

“妈妈，这盆花是从哪儿来的？我们把它搬进屋吧。”

我站在门口，看着冰冷的雨点打在那四朵鲜艳的红花上。对我来说，把这盆花搬进屋和邀请一只浑身湿漉漉的恶犬没什么区别。我现在完全理解那个老吝啬鬼斯克鲁奇^①的想法。我只想今晚一觉睡到十二月二十六日。既不买东西，也不烘焙食物，更不会准备用彩灯装点的树，我没心情去留下美好回忆。在我的脑海里已有的那些记忆使我痛彻心扉，我实在无法想象新的回忆会让我感觉更美好。我并不指望能完全回避这个节日，我只希望让庆祝活动变得越少越好。圣诞节本该是阖家团聚的时刻，而我们这个家庭却出现了一个巨大无比的窟窿。这盆花根本无法填补。

我的脑海中浮现起去年这个时候的画面，我的丈夫站在衣橱旁边，正把它和几个架子并排钉在一起。我们那棵修剪得整整齐齐的加拿大冷杉在他身旁耸立着，树上的松针簌簌地落下来，在地上越积越多。

“你会把圣诞树弄死的！”我指着地板上确凿的证据怒气冲冲地对他说。他挥动手里的锤子，在柜子上敲了一下。松针便从枝条上打着旋儿向下落。

“至少这几个架子都能老实地待在这儿了嘛。”他说，“我也一样。”

^① 狄更斯的小说《圣诞颂歌》中的人物，性情刻薄且冷酷。面对温暖的圣诞节，他却表现出讨厌周遭的一切庆祝活动。后来，有三个精灵唤醒了他人性中美好的一面。

那我为何会变成孤零零的一个人呢？

从入睡到晨起之间的时光，我在屋里的暗处找寻他的身影，尽管我知道他早已不在。沙发里面有一只断裂的弹簧圈不停地戳着我的后背，使我感到一阵阵抽痛，可我却无法让自己回到楼上我们共同睡过的那张床上。我甚至不敢翻身睡在属于他的另一半沙发上。

那些曾经由里克占据的空间，如今变得空荡荡的。

梅根需要圣诞节，可我还没有准备好进入那片奇境之地。这盆花的出现无疑会引来一番关于采购圣诞树的唠叨，而我们收藏在地下室的各种圣诞老人、玩偶也会被翻箱倒柜地找出来。我琢磨着征得里克的弟弟汤姆和弟媳夏洛特的同意，让孩子们去他们那里待一两天，跟他们一起过节。这样一来，即使我躲开这个节日，我的孩子们也能收到叔叔婶婶送的各种礼物，同时节日大餐中的火鸡和香蕉布丁还能让他们大快朵颐。如果我想念孩子们了，只要在几英里远的地方就能找到他们。不过，我还得把布置的活都委托给汤姆和夏洛特才行。然而，将这个想法付诸实施却不太容易。我仿佛听见好几个人齐声说“绝对不行”，而其中我的声音最为响亮。虽说我不想过节，但我却希望我的孩子们留在家里陪我。

壁炉柜上的摆钟敲响了七下，我迅速恢复到“带着几个快迟到的孩子的单亲妈妈”的状态。

“我不知道这花是从哪儿冒出来的，梅根。但我不会把它搬进屋里。瞧它湿答答的，而且盆里的土看起来就像一摊淤泥。”

“可是妈妈，这是一盆圣诞花啊。”

梅根仍在为这盆花苦苦哀求，此时，本杰明从他位于地下室的房间走了出来。我知道他昨晚一直在外面玩到凌晨三点才回来，我不至于傻到会相信他是在刻苦学习。他没有给我机会对他说声早安，以及质问他为何彻夜不归。

“我真搞不懂我为什么还得去学校。我的大部分朋友都已经离开镇上，外出过寒假去了。”

一想到又要重复这种对话，我不禁感到厌烦。我很想爬回被窝，然后准许他如法炮制，可现实却由不得我们随心所欲。

“别废话，去拿你的外套。你已经缺课太多天了。”

梅根站在我们俩中间。

“你瞧，本杰明。看看我们在门廊里发现了什么。”

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或者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在过去的两个月里，她俨然已经成为家中的调解员了。

“它打哪儿来的？”

本杰明从我面前走过，准备拾起那盆花。我扬起一只手，挡住他的去路。

“嘿！”本杰明抬起胳膊，以示投降，可他的眼神却在提醒我，“战争”将一触即发。我知道有些话可以安抚他的情绪，但是在这个早晨，它们在我的字典里杳无踪影。

“行了，快去拿你的书包吧。”

本杰明的身影刚从通向地下室的楼梯间消失，尼克便一步三台阶地从楼上跳了下来。梅根拉他参与到圣诞花的去留问题之争中。

“妈妈不想把它搬进屋，可我觉得不应该这样。外面太冷了，这盆漂亮的小花会受不了的。”

尼克朝门外瞥了一眼，瞬间没了兴致。

“还是不搬进来的好，”他悄声地对梅根说，“说不定这盆花是炸弹伪装的。没错！把它留在外面兴许还没事，因为外面的气温接近零度，可要是把它搬进暖和的屋子的话，轰！”

梅根吓了一跳，“妈妈！”

“好吧，好吧。我把它搬进去。”我有好几根手指的指甲缝里都塞满了湿乎乎的泥土，污浊的雨水也在客厅的地毯上留下了一串印记，一直蔓延到厨房。

“该死！”

“不许说脏话！”梅根责备道，“呀！这里还有个东西。”

梅根跟着我走进厨房，手里拎着一个塑料袋，里面还有一张手工绘制的圣诞卡。留言写在一张边缘参差不齐的黄色羊皮纸上，给人一种复古的感觉。有人用一种优雅的草书写了几句话，还在角落画了一片冬青叶。文字的内容虽然不是一模一样，但却似曾相识：

在圣诞节的第一天，
你们的真心朋友给你们送来

一盆圣诞花，聊表心意。

梅根将这几句话唱了出来，旋即开始在厨房里翩翩起舞。我们那只蓝眼睛的西伯利亚哈士奇——贝拉也跟着一起嚎起来。尼克一把将羊皮纸夺了过去。

“什么朋友？是夏洛特婶婶吗？汤姆叔叔？还是学校里的谁呢？或许是某位老师？”

我答不上来。

此时此刻，我感觉我们仿佛与世隔绝一般。如今，已经没有人和我们煲电话粥，也没有人约我们一起过周末。我们的信箱里没有收到一张圣诞贺卡，有的只是各种账单。

趁着眼前这股子乱劲，本杰明宣称他不去上学了。

“我头疼。我要回去睡个回笼觉。”

我很想搂着本杰明，告诉他我理解他的感受，知道他不想听到那首歌，也不想让我们的生活中再出现一点节日的影子，可我却没有精力去这么做。我突然记起他们的父亲和我们一起唱那首圣诞歌时，扯着嗓子嘶吼。当时，他正驱车带我们前往耶洛斯普林斯村庄外的一座圣诞树林场。

虽然结婚将近二十年来，我已经逐渐习惯里克那时常不在调上的歌声，但我依然对紧闭的卡车窗户充满感激。在林场里，我们漫步穿行于一排排欧洲红松、美洲五针松、香脂冷杉和蓝叶云杉之间。梅根央求我们把每种树都买一棵。尼克看中了一棵十五

英尺^①高的树，而我们家的活动室从地面到天花板的距离却只有十二英尺。本杰明只有一个要求，靠近底部的树枝不能太密。

“这样就有更多的空间放礼物嘛。”他曾这样解释说。

我们共同挑选了一棵完美的圣诞树，旋即里克便挥手把我和孩子们赶回暖和的卡车里，去享用我为今天的活动而准备的、装在随身携带的保温瓶里的热巧克力奶。而他却独自顶着零下二十几度的严寒，用一把很钝的斧头一点一点地砍着硬邦邦的树干。当身穿红黑相间的法兰绒衬衫和深色牛仔裤，头戴一顶针织帽的他把砍断的树拖向卡车时，看起来就像一名伐木工人，不仅身体强健，体态粗犷，还有一张可爱的红扑扑的脸蛋。

这就是我的丈夫。

里克有着一米九的大个子，一头乌黑的鬃发和一双足以将一个七斤重的婴儿捧在掌心上的蒲扇似的大手。他十分享受充当家人的保护伞、顶梁柱和“爸爸”的角色。他时常用他那巨大的手臂把我们搂在怀里。

壁炉柜上的摆钟再次敲响，它提醒我，我们真的已经耽搁太久了。与此同时，案台上的那盆圣诞花淌出了一摊污水，正沿着橱柜流到地上。我拾起花盆，连同外面亮闪闪的包装纸一起扔进了水槽里。它晃晃悠悠地倒了下去，泥水溅在了昨天晚餐后洗净沥干的碗碟上。

“该死，该死，该死！全都给我上车。”我大声地喊。

① 英制长度单位，1英尺为12英寸，等于30.48厘米。

“妈妈……”梅根气得直跺脚。

“我知道，我知道。不许说脏话。”

梅根把植物扶正，旋即拿起书包，朝着门外的汽车走去。她的哥哥们和我紧随其后。车里的空气冷冰冰的。

我先把不停发着牢骚的本杰明送到他的高中学校，然后又驱车小心翼翼地穿过尼克就读的中学门前的车流。

“好好学习。”我在他用力关上车门时冲他喊道。但他却自顾自地往前走。

还在念小学的梅根上课时间比她的两个哥哥要晚一些，于是我们继续在车里坐了二十分钟，顺便帮助她练习词汇拼写，当然全都是一些和圣诞节有关的词。

“装饰品，o-r-n-a-m-e-n-t^①，ornament……圣诞花，p-o-i-n-s-e-t-t-i-a^②，poinsettia。”

“妈妈，你觉得……呃……有没有可能是爸爸留给我们的呢？我是说，那盆圣诞花。”

她用那双和她爸爸一模一样的深褐色眸子望着我，只不过眼神里多了一丝渴望，而这种眼神是在两个月前才开始出现的。我很想告诉她，他的爱一直萦绕在我们身边，可是连我自己都拿不准的事情又该怎样对她说呢？要编谎话吗？还不如聊聊譬如学校、篮球训练和她的女童子军^③之类的安全话题会更轻松些。

她需要我的安慰，需要听到我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然而我

① “装饰品”（ornament）的英文单词拼写。

② “圣诞花”（poinsettia）的英文单词拼写。

③ 全世界最大的女童组织。该组织强调女性领导，培养女孩品德，树立女孩信心。

对此却并没有把握。

“我想你该去上课了，然后拿几个 A 回来。”我边说边把她穿的那件嫩黄色夹克的拉链拉好，然后亲吻了一下她的头顶。

“把帽子戴上，不然……”

“头顶会跑热气的。”我们异口同声地说，随即哈哈大笑。

她开始沿着人行道走向学校，可突然却掉头朝着车子往回跑。我检查了下她的座位，看看是否落下了什么东西，可上面空空如也。当我正准备摇下车窗的时候，梅根把鼻子贴在上面，她呼出的气息给窗子的玻璃上蒙上了一层白雾。

“这个周末我们能去买一棵圣诞树吗？妈妈，行吗？就这么定了，太好啦！”没等我回答，她便抢先说。

“等你把你的房间收拾干净了再说吧！”我无奈地朝她喊道，可她却已经朝着学校的方向跑去了。她冲我挥挥手，随即消失在校园里，将我心中残存的情感也带走了。

当我正准备发动汽车的时候，泪水模糊了我的视线。

前往办公室的途中，我在市区穿梭，其间驶过的一家购物广场前的街灯上挂满了圣诞装饰物。当我抵达州际公路的入口匝道时，我有种想大声尖叫的冲动。

我猛地捶了一下方向盘，不小心碰到了车喇叭。一位开着黑色轿车的老先生开始往慢车道并线，我内疚地加快速度。此刻，我不仅为自己的行为感到惭愧，还为里克离开之后弥漫在我们家的恐慌气息而感到深深的自责。

让我感到害怕的还有那堆放在厨房抽屉里越积越多的账单。尽管我们在电气公司的账户用了二十年，他们还是需要我们付押金。毫无疑问，那个账户是以他的名义开的。我们的大部分债权人都不知道我的名字，不过他们从现在起就会知道了。

我的好姐妹凯特告诉我里克安息了，他在一处无痛、无忧、无虑的地方，可是我猜想他免不了会对上帝大发脾气。那种炽烈的感情也深深地烙进了我的记忆里。我无法对孩子们解释为什么会发生这一切，为什么其他人都有爸爸而他们却没有。我也不能告诉他们，我希望死的那个人是我，因为里克会知道该如何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一个看起来不到拿驾照年纪的小伙子猛按了一通喇叭，我这才意识到，我的车开在了两条车道间的虚线上。

“上帝啊！乔，专心开车。”我自言自语道，旋即对那个孩子说了句“抱歉”，可他却对我竖起了中指。我本想回敬以同样的手势，但我没心思跟他纠缠下去。不过我很感激他让我重新集中注意力看路。

此刻，虽然我能感觉到从暖风口吹出的暖气，但我却仍在瑟瑟发抖。

如果我出事的话，孩子们会怎么样？

在过去的几周，只要身体稍有不适，譬如肌肉疼痛都会让我心惊胆战，就连遛狗的时候我偶尔也会感到紧张。

“别胡思乱想。”我大声地说，旋即意识到我依然是自言自语。我想我左边车道开着一辆褐色卡车的司机注意到了我。